

环境文学首倡者徐刚最新力作
集二十年心力浇聚而成

徐刚 著

「大地与我」三部曲之第一部

福建教育出版社



「大地与我」三部曲之第一部

徐刚 著

大
山
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山水/徐刚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8
(大地与我三部曲)
ISBN 978-7-5334-4794-6

I. 大… II. 徐… III. 文学创作—写作学 IV. I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2171 号

大 山 水

徐 刚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电话: 0591-83725592 83726971

传真: 83726980 网址: www. fep. com. cn)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21.5 印张 402 千字 2 插页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 100

ISBN 978-7-5334-4794-6 定价: 32.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向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曾经有梦想
去遥远之遥远
寻找灵魂的故乡
西行路上
在大漠戈壁的怀抱
听群山高贵的沉默
我心苍茫啊
跌落江河奔流惆怅
不知道该怎样言说源头
大山水
大寂寞
大荒凉

——2000年秋记于帕米尔高原

目 录

108	第八章
220	第九章
301	第十章
355	第十一章
423	第十二章
473	第十三章
518	第十四章
565	(附录)楚之木
641	第一章 5
680	第二章 12
701	第三章 26
713	第四章 38
725	第五章 52
736	第六章 60
747	第七章 71

第八章	80
第九章	95
第十章	108
第十一章	122
第十二章	141
第十三章	152
第十四章	164
第十五章	189
第十六章	204
第十七章	214
第十八章	229
第十九章	251
第二十章	271
第二十一章	291
第二十二章	318
水之梦(后记)	335

大
山
水

浓浓淡淡，烟云满纸，画面的一

万千丘壑，“淋漓奇古”（石涛语），水天浩瀚，明月当

空，勾擦皴染，深邃幽远。

江天山石在墨青的烘晕下，

浅碧灵动。石阶自高而下，

行者拾级而上，这是《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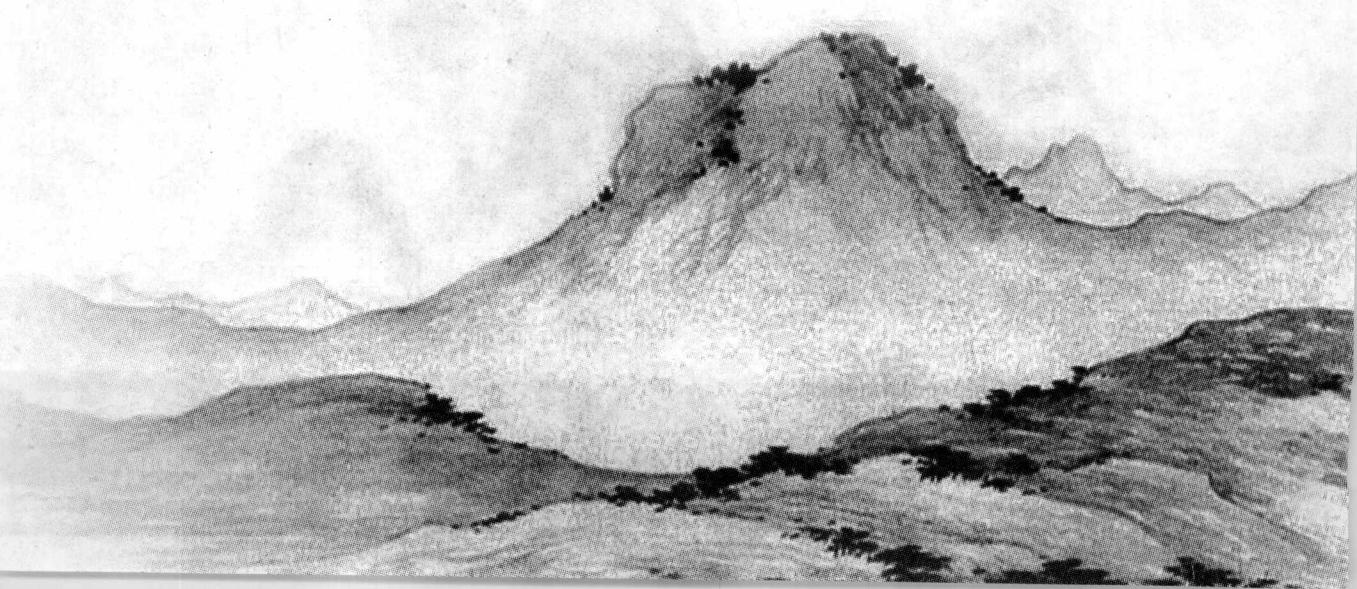
行旅图》吗？运笔若有重负，

欲速而不达；泼墨如得神助，

一泻而能收。雁阵悄然，荻

花萧瑟，涛声自远而近，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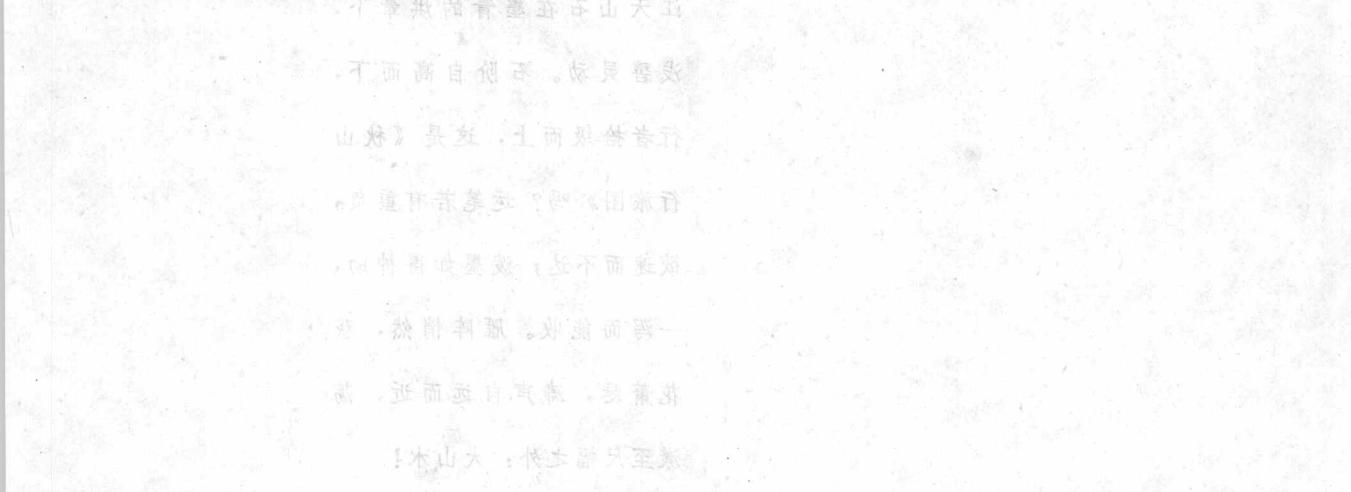
漾至尺幅之外：大山水！



【题记二】

——序言

一幅油画，一个正面侧卧的女人体，风韵喷薄。斜阳漫过窗帘洒落在画面上，明明暗暗，高高低低，欲倾欲倒。“横看成岭侧成峰”，起伏的曲线勾画出峰峦似的“人字瀑”，长发如乌云散落，映衬着如暗夜中带点忧郁的星光月色，隐约可见的芳草，似封似闭的洞穴，呼之欲出的流泉：大山水！



尘归何物，望断客心。命脉某眷首平生，身寄明月高天。
玉指未沾泉官射皇恩，告采嘉山如日承恩。早是高山仰止，
崇景之音足传美，列祖雄豪更照小臣。奉天子于南面，
叩齿拜会讲卷，仰政衡裁。丁巳年仲秋之月，王昌龄书。

（诗题出宋人刘清，著李长本，此歌以之为题）

第一章

青海湖青色的波涛从容地鼓荡起伏，从湖畔的煨桑台遥望雪山，我猜想：当地球上南北两极确立，在造物的作坊里，造物主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一个没有高度的世界，会不会带来整个人类的平庸呢？“要有第三极！”于是，在烟波浩森之下，在一次又一次的抬升中，造山运动的奇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宽阔与高程。啊，青藏高原……

“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这是公元前 339 年至前 278 年间，由屈原发出的《天问》。中华民族第一个伟大诗人向着苍天的追问与呼唤，至今仍然是鲜活的。在青藏高原踽踽独行时总是不期而遇的雪山下，你抬头一望，雪吻蓝天，鹰击空山，庄严和神圣油然而生，谁都会发出这样的呼唤：“天哪！天啊！”惊讶与感叹，借着雪山的雪、神山的神，我们的心灵真正可以游走九天了吗？或者竟是就在这样一个瞬间，来自灯红酒绿名利场上的浮躁，居然得到了平息，如有彻悟之感。“天哪！天啊！”没有比这两个短语更痛快淋漓，更触及灵魂的了！

然后是冥想，冥想雪域高原的创生。雪域创世纪的神话说：天地混沌的远古，一片黑暗，那黑暗无边无际、重重叠叠，水、风、火、土、空五种元素在黑暗的虚空中交错运行，混沌而又静谧，时间贯穿其中。黑暗不是停滞的，当五种元素运行时黑暗也随之运行，并且磨砺着时间，无始无终的时间

被碾成粉尘，纷纷扬扬地飘荡，与黑暗若即若离，似乎有着某种使命或者渴望。时间的尘埃是天地黑暗时期的最早的流浪者，那是看似漫无目的的流浪者，可是惟有流浪者才能走出自己的路，并且试图冲出黑暗的重围。哪有比流浪的心胸更宽阔的呢？更何况它们是混沌中的时间粉尘！它们已经呼应着另一种黑暗之外的气息了，“那遥远的、终将会到达的、甚至备感亲切的气息”（《藏域春秋》，才旺瑙乳、才让等著，青海人民出版社）。

能使黑暗开始发生变化的，其实就是那气息。

笼罩在巨大黑暗之中的宇宙的变化，是细微缓慢、深思熟虑的，由气息一点一点地推动成为风，祥和的风，不是狂风，是婴儿的稚嫩而纯净的呼吸，细小、绵长，让庞然大物不能不生出怜爱的那种呼吸；也仿佛是唱给时间碎片那些流浪者的颂歌，缓缓地摇晃着黑暗，气息开始集结，微风、小风渐次壮大，撕裂了黑暗并且在其中搅动，整个混沌开始动荡并且从黑暗的深处生出了不安。

然后是等待。

美好是可以期盼的，但你要耐心地越过漫长。

风与黑暗的最后的较量开始了，风催动了诸种元素的运行、碰撞以及神奇的组合。气息和风彰而不显，却孕育着存在，并且要使存在显现为可能，风牵动时间，从黑暗中夺路而出。那些曾经被碾磨成碎片的尘埃有的复归于时间的轨道，有的遵照一个神秘作坊的指令继续流浪，它们的使命是要在将来的暗夜中发光，陪伴并照耀那些地上的流浪者。

风还在吹，黑暗并没有散去，突然有霹雳轰鸣，一连串的霹雳，以两个为一组呈十字架形，在风与黑暗的交接处，那一个无比宽阔光滑的边缘空间炸响。终于有了光，从乌云裂缝的峡谷中照射开去，这是黑暗之中神的宣示：要有光，光便有了。光显现之后随即收敛，天上开始下雨，是破天一般的大雨，落到地上汇聚着，那是造海的雨。

不知道这一场大雨下了多长时间，是几年还是几十年？当大雨停歇，乌云散去，地上出现了海洋，原始的海。凡原始的都是新的，新海。每一层波涛都蕴含着从天上来到底上的不知所措，显得凝重而平静，甚至还带点羞涩。那新海的表层光滑如混沌的边缘，如婴儿的皮肤。那寂寥却是辽阔的，茫无际涯。风呢？风啊风，你在哪里？假如没有风吹过海面，哪会有波涛汹涌？哪会有冲击浪雕塑岸线？哪会有藻类登陆开始的生命故事？风来了，不是姗姗来迟而是正当其时，从混沌深处集结，奔驰而来，正是原始的海、新海有所等待时。先是小风微风，海上有涟漪，至少这海的表层开始活跃了，那种气息又从海上湿漉漉地飘散了。风渐渐地迅猛并且呼啸，这偌大的海洋一层一层地掀起又跌落，跌至谷底，掀到空中，再跌再掀，风似乎潜入了海洋的底部。那种伟力不是从根本上爆发，怎么

能把这海浪托顶到九霄云中呢？风运动着海，海运动着风，所有的运动都会在运动中指向这样的目标：毁灭或者创造！

天哪！天啊！大地和高高的山峦从大海之中升起了，高高地升起了。开始，大地和山峦像冰块一样浮在蓝色海面上，风没有停止，这吹散了黑暗孕育了海洋的风，又聚积起云层笼罩大地和山峦。大雨再次降落但不再猛烈，雨水在山的周围和大地上汇合成无数的大大小小的海洋，五光十色，各有风姿。风说“这是我喜欢的”，便引领着时间，在大海之上踏浪而来，在山峦和大地之间穿行，无声无息，创造废墟，创造历史，让风景在四季更替中以不同的色彩显现，不再混沌的宇宙诞生了。

“宇宙的中心是须弥山，它是神的住所。这座大山由七种宝石组成，色彩缤纷，交相辉映。山上有无数宫殿园林，楼台亭阁，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树木，每一种树都发出一种特殊的香味，芳香布满森林。须弥山的四周是湖，湖的四周是一片起伏的金色山峦，在它的外面是另外一个湖，又被一片群山环绕，共有七个湖和七层金色的山峦。在众湖和山峦的外面是外海，海中形成了四大部洲，它们像四座海岛，形状和特征各不相同。南赡部洲像一个尖端朝下的圆锥形，西牛贺洲是圆形，北俱卢洲富饶的土地是正方形，东胜神洲呈弯月形。每个洲的两边各有一个小岛，具有相似的形状，四大部洲和八个小岛构成一个世界。外海的最外围又被铁围山团团围住，为了不使海水流溢到另一个世界。而遍及十方的无数无量的这样的世界，构成了深邃辽远、浩瀚无垠的整个宇宙。”（《藏域春秋》）

雪域创世神话所吐露的信息是：混沌、气息、风与雷鸣电闪及大洪水和海洋，海洋中升起的陆地、大山与四大部洲。美妙的、洋溢敬畏之情口口相传几千年的神话，正在现代的喧嚣中一点一点地消失。就这样，远古的、不知出自何人所言的大智慧，在当今天人类浅薄而又自以为是的蔑视下，有的已经或正在飘逝，有的被当作了迷信。可是，迄今为止，人类仍然在为“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终极思考所困惑，面对终极思考的哪怕是最浅显的冥想都会无一例外地把我们带往远古、混沌。假如原始大雨浇湿了我们业已干涸的灵魂，还能重新生出敬畏与感激吗？

这是—块化石，1964年采集自青藏高原希夏邦马峰北坡海拔5900米处的高山栎化石，记录着这个神秘高原地质沧桑的若干细节，仿佛是时间深处的沉思默想，平静而凝重，既看不见开始也看不见终结。但，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知道了青藏高原不是瞬息之作。那么，青藏高原究竟是怎样出现的呢？

《第四纪环境》（刘冬生等编译）说，根据这一块高山栎化石的推测，在第四纪早期，

高原平均海拔已达到2000至3000米，许多山峰达到雪线以上，高原四周的一些盆地中，有巨砾沉积。在这之前，青藏高原海拔在1500米左右时，孢粉组合表明：高原上分布有温带森林草原、草原和荒漠草原环境，湖泊星罗棋布，是淡水湖，但大多数尚未完全封闭。晚更新世是中国大陆进入第四纪以后最冷的时期，青藏高原继续抬升，冰川冻土、高原荒漠已成为一统天下，湖泊面积缩小成为咸水湖。距今1万多年时，青藏高原已达到现在的高度，作为地球屋脊的使命完成，耸立在亚洲南部，垂直谱系完整，雪线上下，是珍贵而丰富的多样性生物冰清玉洁的家园。斯时也，青藏高原已成为至高至巨举世无双的高寒环境系统，独立苍茫，托举雪山，孕育冰川，发源江河，居高临下，一览无余。在这之后，人类始祖从史前地理大发现开始，便视之为大荒凉、大神秘、大神圣的吉祥之地。

地球之巅的庄严妙相啊！

青藏高原是一片浩瀚古海的骄子，这个古海叫特提斯海，即古地中海，确切地说，它是青藏高原的摇篮。

1990年，中国科学家在青藏高原腹地岗齐曲、移山湖一带考察，发现了可以确切地显示海洋性质的蛇绿混杂岩石，以及大量放射虫和海绵图针化石，让人惊喜莫名。是次考察，科学家同时发现的三叠纪的海洋生物计有：双壳类、腕足类、孔虫、钙藻、水枧等多类化石，以及侏罗纪的海星化石等。这是一次层理分明的3亿年前留下的海洋生物碎屑岩层，这样的碎屑岩层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海洋，是距今遥远的原始的古海洋。谁也不知道古海是什么样子的，但，古海在被逼退乃至消失之前匆忙之间留下的这些生命的证据，虽然已经成为化石、挤压成碎屑，展示的仍然是几亿年前生命辉煌的图景。古海不是空海，古海不仅有蓝绿藻，还有多彩多姿的海洋生物。那是地球的方向吗？有生命的地球，注定要走向生命的广大和美丽。

藏北无人区双湖东南侧，有一座山人称化石山，山上原始古海中常见的腕足类生物化石石燕俯拾即是。在亿万年的风霜雨雪吹打之后，两片鼓起的扇形贝壳依然不分不离紧扣在一起，纹路清晰。尖锐的一端略有勾起，上缀两个深色圆点，恰似燕鸟的小眼睛。与石燕相伴的是满山遍野的扇形贝，如同张开的羽毛。在文部，裸露在地表的各种化石目不暇接，有的大如手掌，盘绕成弯弯的圆圈，每一条纹路都极为精美，这是谁精雕细刻的呢？当地牧人说，这是小羊角变的。非也，那是几亿年之前的海洋生物菊石。如山一样高高耸起的化石，并非出于造物主的刻意安排，却成了沧海扬尘的生命故事。每一种贝壳化石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从生命到岩石的过程，当它们成为沉积岩层的一部分，然后如达·芬奇所言“化石是过去的生物遗体与海底堆积物一起石化，后来由地壳运动被带到了高处”

时，便成了青藏高原史书的一章一节，是真正的“孤本”，肯定也是“残本”。因为复杂而激烈的地质运动，便显得支离破碎，人要去拼接或者猜想，只有这些化石才能告诉我们哪里是古海？高原因何而高？

残缺是不可避免的。

哪有什么完整啊——在海陆巨变之后——残缺的才是美妙的。

亲爱的读者，现在让我们站在青藏高原无人区的化石山上，追思曾经的古海，漂移的大陆。大陆漂移说最杰出的创始人魏格纳在1915年写作的《海陆的起源》中说，在很远很远的大约10亿年前，地球陆地是连成一片的超级古大陆，叫做“潘加亚大陆”，亦称“盘古大陆”、“联合大陆”、“泛大陆”。大陆的周围是汪洋古海，即特提斯海，也叫古地中海。后来，“泛大陆”解体，分离成“冈瓦纳大陆”、“劳亚大陆”。“冈瓦纳大陆”也称“南方大陆”，包括现在的南美洲、非洲、澳大利亚和印度半岛；“劳亚大陆”也称“北方大陆”，包括北美洲以及除开印度半岛和阿拉伯半岛之外的欧亚大陆。以后，漂移的各大陆板块继续漂移并在漂移中分离，合而又分，分而再合，古海与古大陆板块是盲目的呢？还是自有它们的方向？

大约在距今两亿年前，古地中海的疆域还是如此辽阔，今天中国版图上的长江流域西部均在它的波涛覆盖之下，西藏、青海南部、云南西部和中部、贵州西部是茫茫海域。而四川盆地与湖北西部，则是古地中海向东突出的一个海湾，这一海湾一直延伸到今日之长江三峡，就连长江中下游的南半部也沉浸在海底。不知道那时的海底是平静的呢？还是已经开始了躁动不安？风，先是和缓后来猛烈的风，在掀起古海的波涛时有没有透露某种信息？那些海星、菊石、扇形贝还如往日一样安然自在吗？

发生于1.8亿年前的古海巨变，后来被地球学家称为印支造山运动的岁月开始了，地球要造山了，地球正在从海底造山。地球为什么要造山？从此有了初始的昆仑山、可可西里山、巴颜喀拉山和横断山，秦岭也随机突起，长江中下游南半部成为沼泽湿地。今西藏、青海南部、川西、黔西、桂西不再受制于波涛汹涌，原始云贵高原形成，古地中海不得不大幅度后退。1.4亿年前的燕山运动，是又一次轰轰烈烈的造山运动，唐古拉山脉形成，青藏高原缓缓抬升，地壳表面褶皱成许多高山深涧、裂谷洼地，长江中下游的巫山和大别山相继隆起，古地中海继续退缩。到白垩纪时，四川盆地上升，云梦泽、洞庭盆地下沉。距今4000万年左右，从“冈瓦纳”古陆分裂出来的印度板块无所羁绊地俯冲到欧亚大陆底部，并势不可挡地楔入。那是多少雷霆万钧之力啊，青藏高原强烈隆起，抬升到

2 000 米左右的高度。大约距今 300 多万年以来，青藏高原又经历了喜马拉雅山运动等至少三次强烈的隆升至海拔 5 000 米的高度，世界屋脊形成，地球的最高峰喜马拉雅山岿然屹立。

中国西高东低三个阶梯的地理大势确立。

最高处为山原之地。

峰峦耸立，江河归源，从这一时刻起，由青藏高原从极高处开始显现，并沿着江河之水顺流坠落，所展示的大地风景的完整性，已经一览无余。华夏大地有幸了，中华民族有福了，那大山之原也是冰雪之源，源出青藏高原的长江、黄河、澜沧江、雅鲁藏布江等江河生生不息。长江、黄河从西向东、自高而下，贯穿并滋润着从极高级寒极旱之地到白云之南、黄土高原、漠北燕赵、江南水乡的大漠荒野、阡陌田畴，那不正是中华民族、大地家园的精神和象征吗？

青藏高原的横空出世，对于天空中大气环流东西和南北方向的运行，是始所未料的，然后的重新组合，“引起我国乃至全球大气环流格局的明显变化，首先，由于青藏高原的热力作用，使高原面相对于四周自由大气来说，冬季是冷源，夏季是热源”。并且，“阻挡了来自印度洋向北输送的水汽，越过高原的气流在高原北缘发生下沉作用，焚风效应使西北广大地区冬季干冷、夏季干热，当地环境不断向干旱化方向发展”（《第四纪环境》）。也有环境学者认为，如果没有青藏高原这一屏障，南部亚洲的降水会明显减少，天气不会这样温和湿润，当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洪水之灾，但是，阿拉伯半岛和北部非洲，却不会如此燥热。

我们已经看见了，就连自由的大气因为青藏高原也有了短暂的不自由，后来复归于自由时，它必须得升高，找到另一条路并且架构新的格局。

地球上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根小草、每一片雨水、雪花或者丝丝缕缕的大气，都感受着青藏高原的存在，在风景与灾难之间，在高寒与干热之间，在流水与荒漠之间，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望而生畏！

现在，我们要来说说风景了。

地球是风景之集大成者，亿万斯年来，地质时期反反复复的激变和渐变，无不指向一个神圣的目标：使大地成为风景，惟风景之地才是家园之地。风景包罗万象，从太阳、云彩到星光月色，从自由大气到宇宙中的微粒、尘埃乃至山脉、江河、草木，从真菌、微生物、软体动物到飞鸟走兽，人在其中，家园在其中。

假如我们承认地球的高度也就是风景的高度，那就说可以这样说了：那一处辽阔而神秘

的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的崛起，是地球上最伟大、最意味深长的崛起。从此人们可以认定：崛起不只是高度还有风景，风景是有高度的，风景乃源头之地，正如爱默生所言，大自然不是精神，但充满了坠落的精神。人啊，你感觉到了吗？从青藏高原源源不断地坠落的，那是什么样的风景？那是什么样的精神？

青藏高原屹立于我国西南部，平均海拔4500米，高逾6000米至8000米耸立在雪线之上的大山星罗棋布，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及第二高峰乔杜里峰位于喜马拉雅山的中国、尼泊尔边境。高原外缘地带，山脉奔突雄峙，分别以海拔4000米、3000米、7000米的峻峭挺立于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四川盆地，衬托着青藏高原的峥嵘伟岸。

青藏高原不仅高而且大，其幅员西自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东至横断山脉；北起昆仑山，阿尔金山和祁连山，南至喜马拉雅山脉；东西长2700多公里南北宽1400公里，包括青海省、西藏自治区以及新疆南缘、甘肃西南边缘、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面积250万平方公里，为我国国土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以上。

青藏高原丰富多彩，地质地貌极其复杂，它拥有自古生代以来各个不同时期地壳变异、碰撞的完整记录，而且绵亘着多条1000公里以上的又高又大又长的山脉。冰川广泛发育，大大小小的湖泊密布，楚楚动人，山脉之间，高原、盆地和谷地互为镶嵌，是世界上已经不可多得的珍稀野生生物、尤其是大型动物的家园之地。

超然辽阔的青藏高原啊，山宗水源之所以！笔者向往的就是勾勒这雪域高原上的几座大山、几条河流、几个峡谷，用我心里吐出的由敬畏而生成的墨汁，远远近近地素描，然后融进原始的气息、雪域创世纪的神话、“六字真言”的诵经之声，回想那风。

